

随父母探亲回沪,闲游方塔园,可能因为下小雨,不见游人如织赏花打卡。既无人,便无扰,暗香浮来,一家三口慢慢地走。父亲青年时学画,松江一带是常去写生的地方,忆起松江还有一座石塔

十年前为了写就研究生毕业论文,父亲开着车带我走遍北京地区有迹可循且可近距离踏察的辽金时期佛教汉字经幢,今天与松江唐代经幢的不期而遇,仿佛是一种回望与召唤。我们导航至中山小学,仅仅说明来意,校方登记了个人信息便让进了。

经幢一般由石刻而成,多为六角、八角柱体,其建置在唐代为高峰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据明崇祯《松江府志》载,松江唐经幢于唐大中三年(859年)立,现存高9.3米,呈八角形。经幢高大美观,雕刻细腻,线条洗练圆熟,人兽以至花卉均有丰满之感,极具大唐艺术风格,其幢的台座、托座、束腰、腰檐等部分雕刻精致,分别刻有海水纹、宝相莲花、卷云、力士、天王、菩萨、供养人以及盘龙、蹲狮等纹饰。其结构层次与雕刻内容同浙江隆兴寺、法隆寺、惠力寺经幢类似,但根据其形制体例,幢顶还应有宝盖、宝顶,参考现存比例并将这两部分加入其中,该幢高度超过10米,这在国内现存的唐代经幢中也是罕见的高大华美。

我试图看清经幢上的题记,去面对一个无名的往昔。竖幢亦如立碑,在祈福之外意味着一种纪念,一种缅怀和对过去的一种追忆。我不知松江经幢的功德主乐安人蒋复与吴兴人沈直珍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遥想十年前所见北京房山天开村辽乾统九年(1109年)李从善幢,不禁慨叹人世沧桑。辽接唐风,立经幢之风依旧盛行,立幢不再是达官显贵的专利,即便家境贫寒也会努力促成此事,李从善幢便是映照。与松江经幢存高近10米、分层雕琢结构、纹饰的规模相比,幢身存高30多厘米的李从善幢未免过于寒酸,但题记上却记述了一位贫寒村妇的情深与坚持:大辽国燕京良乡刘李村李阿牛为亡夫李从善特建石匠并塔一座。长男阿粪、次男甘猪。短短35个字我们得知此幢是村妇李阿牛与自己名为驴粪、甘猪的两个儿子为亲夫度亡所立。经幢矮小、题记内容简单粗略,为后代用“驴粪”“猪”字眼入名,取贱名只盼孩子好养活。想到九百多年以前,犹如今日一样阴雨,一位乡野村妇仰面向天祈愿免掉亡夫的罪业,雨丝轻柔,但划过近千年的爱恋却如此句句,令人不胜唏嘘。

草木凋零,时代更迭,但石幢流云,古今永续。经幢以石刻的形式,见证时间的恒定,发愿祝福的不变。从物的角度,我们有幸跨越千年与其对视,此刻时间不再为转瞬须臾,人生亦不是苦短的悲歌,人性之善美随时间不朽。“是知古今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如今中山小学的师生们一届又一届守护着这位“千岁老人”,人世代往来古今,我们无法将自身延续进时光永恒的流衍中,但想着生机勃勃的校园与如我们这般访古的游客,唐时立幢者们祈愿种种,影至福来百物不熄,尘沾影覆间,烟雨霏微连接天地亦连接古今不朽的祝福,想来对时间的流逝也不足悲戚。

已不能行动,她身下湿了一片,是消化不良,已长时间脱水,她注视着我,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声音,后腿轻轻动了,我用手托着她软弱无力的身躯,抚摸她愈加瘦弱的肚子,心痛不已,渐渐,她的眼神变得模糊,舌苔、小爪褪去红润的血色,我发现得太晚,眼看幼小的生命离去,内心充满自责。

我取来干净的棉布,垫在她身下,又抱起,把她放在柔软的猫窝上方,抚摸她的小脸,合上双眼,她就像安静地睡着了。翌日午后,我默默打开院门,在花坛里挖坑,把她抱进竹根边的土坑里,撒土猫粮,种上仙草,小甜甜依然像在安睡,她以后只能这样陪伴我了。

东西好好过年。我写在汇款单和信封上的地址,母亲一眼认出。她找来街坊,让人家把信读给她听。十五年后,1989年夏,母亲病故后,在母亲的包袱皮里,我看到了十五年前写给她的这封信,信封上家的地址,清晰在目,又看到了母亲的影子。

如同布罗茨基说的一样:北京市前门外西打磨厂179号,“我这支笔大概永远不会再写这个地址了。”因为父母不在了,我早已经搬家了,这个大院也早已拆迁改造了。更重要的是,即使父母还在,老院还在,我也还住在那里,如今的我也很少写信,不会专门买来信封,贴上邮票,通过邮局邮寄,大多会用手机微信联系了。偶尔到邮局汇款,你写好汇款单上熟悉的老家地址,最后会由邮局的工作人员电脑打字,邮寄到手里的汇款单,也只是规范统一的印刷体,再无法出现你或我手写的地址了。

还是在《一个半房间》这篇文章里,布罗茨基写道:“具有习惯性、重复性特质的事情,原就是要忘记的。”我们就像狗熊掰棒子,忘记的、丢失的东西,太多了;却以为抱在怀里的是最好的,最值得的。

将猫粮放到盘中,她会从桌子上跳下,我轻抚她的身躯,她的毛发蓬松,但很瘦弱,她的性情是极好的,很文静,淡褐的毛色愈显漂亮,叫声变得柔和、优雅起来。家人给她起了好听的名字:甜甜。

小甜甜喜欢躲在温暖的窝里,她好像从没有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小甜甜生命中最好的时刻,是依偎在草坪上,侧着身,露出肚皮,享受阳光的沐浴。

我有奇想,让小甜甜陪伴我写字、赏画。某天,我将小甜甜带到工作室,她乖乖的,吃了猫粮,跳到高处的布兜里,我打开南面的房门,眼前是十来平方米的小院,墙角花坛里竹枝摇曳,阳光洒入,我搬来矮椅,想让小甜甜尽情玩耍,但她却像个怕生的孩子,转身扑到我怀里,她喜欢让我抱着,这份依恋和温馨,是真正的幸福!我希望她自己玩耍,可她又乖乖爬进猫包。友人们来喝茶闲谈,小甜甜在柔软的窝里出奇地安静。夜晚九时,我觉得该回家了,探手猫窝,发现小甜甜吃力地睁着眼睛,

溪山清远(中国画) 邱贺



# 手写的老地址

肖复兴

的心情和感情。地址上枯燥的汉字和数字,在信封上出现,仿佛才有了特殊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将一个普通的地址和曾经拥有及逝去的时间联系在一起,便是将地理空间和记忆空间链接在一起,让你和家人之间的思念牵挂或歉疚之类丰富复杂的感情,有了可触可摸实实在在的寄托和回荡的空间。

母亲不识字,她一眼却能认出信封上的字迹,是我写的,不会拿错信。我想,这不仅是由于接到我寄来的信多了,看得熟悉的缘故,而是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如同远远看到孩子的背影,就能一眼认出一样。

1973年秋,父亲病故,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我回北京奔丧后,没回北大荒,决心办困退回北京,和母亲相依为命。1974年春节前,我终于接到通知,赶回北大荒办理回京手续。大雪纷飞,滞留北大荒,无法赶回家过年。我给母亲寄去三十元,同时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让她买些

沈从文文名已盛,一个大作家会为一风景点作商业广告?

因当时已是晚上八点多,第二天上午即拍,我想请到请老友沈龙朱帮忙。龙朱说:“草草看来,不太像真东西,虽然模仿得很讲究,但有的地方笔触不太对。我们家里从来不知沈从文写有此文。内容有的语气有点像,但总体却像是一篇旅游广告……”他再三说其言“仅供参考”。我提议是否可请虎雏掌眼。虎雏是《沈从文全集》编者,对父亲一生的文字和行踪比较了解。虎雏接受了,他很认真,当即查阅了“全集”和“年谱”,从沈从文历年去过莫干山的线索,“小志”与沈从文的书写、用字习惯的吻合度,以及“小志”产生年代等情况作一番分析后,

写了长达800字的“鉴定报告”,夜十一点传来。他认为:“从全文看,只有确实经历那几次游历才写得出,而又要与沈从文生活轨迹合上拍,冒名伪作难度太大。从笔迹看,基本上可以承认是他亲笔。要通篇模仿沈从文笔迹,比摹写个条幅难度大得多……我认为看到的《莫干山小志》,可以排除伪作之嫌疑。”

# 沈虎雏

张昌华

沈虎雏,沈从文次子,此名取自沈从文的《虎雏再生记》。他希望儿子像作品中的主角一样,不逞口舌之快,不得理不饶人,不急于求成,收起年少的轻狂,懂得人生的收放。

虎雏生在战乱年代,漂泊昆明,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他是个理工男,1970年随厂迁至四川,十年后才回到北京。某日,父亲搬家,他在满地废纸中发现父亲早年书信和手稿。当他把已被弃的文稿拿给父亲看时,耄耋之年的沈从文激动地说:“哎,这个重要!”沈从文的一句话,促使沈虎雏萌生搜集父亲文稿、信札的念头。历时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将《沈从文全集》(32卷)出版,他是“全集”副主编。

20世纪90年代,我策划了一套“双叶丛书”,为作家伉俪出散文合集。周有光、张允和两位加盟。当时我请允和帮忙,把沈从文、张兆和也拉进来。允和复我云:“与三妹说过多次,三妹不干。”姐姐说不动,儿子或许可以。我向张允和索要了沈虎雏的通讯地址,先奉一函,虎雏复云:“已向母亲转陈,她感谢您的好意,但实无可作品。”我不甘心,赴京登门拜访。虎雏热情接待,一坐下,我便奉上已出版的“双叶丛书”,再次邀请其父母入盟。虎雏饶有兴味地将书翻看了一番,仍然不表同意,理由是“母亲部分的作品量不足”。我提出她的《湖畔》可入选一些,虎雏说那不能说是散文。我说用点书信也可,虎雏笑而不答。遂罢。我不肯善罢干休,又请与张兆和有“忘年交”之谊的编辑曾蕾带我去见张兆和,做最后一搏。兆和首肯了,约定某日上午见面;孰料,前一晚曾蕾突然告知我:“兆和先生明天外出有事。”出书的事就此画上句号。

2013年岁末,参加“秋拍”,对一幅署名沈从文的《莫干山小志》有兴趣。没学过书画鉴定常识的我,全凭曾见过若干沈从文的真迹印象和直观时第一感觉,不敢妄断。这幅“小志”只具年月日,没标年代。从字迹上看确像沈从文的风格,一气呵成;但从内容上看,叫人纠结。与其说是一篇游记散文,倒不如说更像旅游广告词。是时,

自打记事起就一直认为阅读从来不只是浏览文字、增长学识,更是阅见自我、涤荡内心的修行,这是我心中“阅己阅心”的真意。

我自幼习字作画,笔墨启蒙的征途上,阅读始终如明灯照亮前行之路。年少时临帖摹画之余,沉心品读古今画论、文史典籍是唯一爱好。那些看似高深莫测的字句和流传千年的画理箴言,表面看是对艺术技法的注解,实则是自我内心的打磨。从谢赫六法的审美准则,到文人画的写意风骨;从笔墨间的天地意境,到书画里的人文情怀,每一次静心细读,都是与先贤大家的精神对话,更是向内探寻、审视本心的过程。阅读让我摒弃浮躁,读懂中国画从来不是炫技的笔墨游

戏,而是藏着国人的处世哲思与精神风骨。唯有守住内心的沉静,方能落笔有魂、成像有韵。

踏上三尺讲台,肩负起传道授业解惑职责后,对“阅己阅心”则有了更深的体悟。阅读从来不是独善其身的修身之事,更是薪火相传的文化使命。既要通过阅读自省自持、精进学识,也要带着学生共读经典,帮助他们在书卷中明辨是非、涵养心性。

正是多年来沉心阅读、潜心治学的积累,基于当下快餐式信息泛滥,不少人对待传统国画的认知流于表面,重技法而轻文脉、追新潮而忘根基之现象,便萌生了撰写一本有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浅出读物的初心,带领读者既读懂中国

画艺术,也读懂自己内心的热爱与坚守。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亦是深耕中国画创作与研

# 阅己阅心

李采姣

究的艺术传承者,半生与笔墨相伴、与书卷为友,我愈发笃信:阅读是照见本心、传承文脉、滋养艺魂的良方。这份感悟,既藏在我30多年从艺治学的点滴历程里,也凝注在我与博士生任桐合著的新作《中国画艺术十讲》之中。

细数起来,1000多个日日夜夜笔耕不辍撰写的《中国画艺术十讲》全过程,其本身就是一场“阅己阅心”的沉淀。书中没有堆砌晦涩的学术理论,也

没有罗列零散的艺术知识点,而是循着文脉梳理中国画的源流、精神与意境,把多年阅读研学、悟艺的心得娓娓道来。书中解读笔墨意境、艺术精神,深究书画同源的文化根脉,谈及艺术传承与修行,处处透着阅读带来的通透与沉静,无不想通过此书告诉读者,读懂传统艺术,需要深耕细读;守住艺术初心,更需阅己明心。此书既是写给艺术爱好者的入门读物,也是我半生读书、治学、从艺的内心独白,是通过阅读回望来路、坚守初心的见证。

身处快节奏和人类命运面临战火的当下,全民阅读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获取知识本身,更在于让人坚守文化、锤炼积淀、笃志前行。于艺术工作者而言,阅读是守正创新的根基,

脱离了书卷滋养,创作便会失之灵魂、浮于表面;于普通大众而言,阅读是抚平浮躁、充盈精神的归途,在文字中沉淀自我,在文脉中找到归属,方能在喧嚣中守住方寸初心。日常教学中,我时常勉励身边的青年学子,多读经典、深读精品;既要读专业书夯实功底,更要读文史书籍格局,把阅读当成一种生活常态,在阅读中认清自我、滋养本心。

愿每个人都能在书香四溢中驻足停留,在文脉传承中坚守初心,在笔墨抒怀中奔赴更开阔的人生。

# 十日谈

悦读·悦心·悦人  
责编:郭影

绝佳的风景做了读书的映衬。请看明日本栏。

